

遇见好书

## 民国那些人

◎张茂之(河南平顶山)

这几天整理书柜,在一摞书的下面发现了《民国那些人》(2007年7月出版),这本书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为该报“钩沉”栏目所撰写的百余篇文章汇编而成。

最早读到徐百柯的这些文字是在一本杂志上,后来又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几篇,那时正值高三,恰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。徐百柯的行文流畅,言简意赅,所记载的又是民国人事,当时感觉颇好。得知文章摘自《民国那些人》一书,便有意购买一睹为快,奈何遍访叶县城中大小书店无果,只得把它列入了拟购书单之中。

进入大学,购书途径渐多,终于在一家网上书店寻到此书,第一时间便把它收入囊中。看看扉页上的购买日期,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,距今十年有余矣。拿到它后,便把上面长长短短近百篇文章一览而尽,颇为那些风格迥异的人物的风骨、风趣、风雅而激动不已。之后又陆陆续续读了几遍,后来买的书多了,它就被渐渐冷落,慢慢被压箱底了。现在重拾起来,依旧兴趣盎然,除去作者文笔颇好,我想更重要的是“民国”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和“那些人”的特有魅力使然。

书中这些文人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、中西碰撞的时代,因而形成了

既不同古人又不似今人的独特气质。受中国古代伦理道德、西方近代思想及那个风云际会时代的三重影响,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,“总而言之,那是一批不失‘硬朗’,而又‘好玩’‘有趣’的人”。

例如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(1917—2004),他所在的年代,中国英语学界群星闪烁。在耶鲁大学时,李赋宁和留学牛津的王佐良、许国璋,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钰良通信,相约回国执教,“我教中世纪,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,国璋教十八世纪,钰良教十九世纪”。看看,他们几个青年学生就能把整个英语史像分东西一样给分掉,没有超群的学识和气魄,谁敢有这么大的自信和手笔?难怪后人会感慨“这就是绝配”。

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者之一的赵元任(1898—1982)是公认的语言天才,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并掌握一门语言的发音规律并熟练运用。他精通多种外语,会讲33种汉语方言。他曾表演过口技“全国旅行”,模拟乘火车在神州大地旅行,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到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两广,每到一地使用当地方言介绍当地人文风情历史典故,听者无不拍案称绝。除语言外,他还是一个

在音乐、物理、逻辑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的通才,而他取得上述成就的主要原因就是“好玩儿”——“好玩者,不是功利主义,不是沽名钓誉,更不是哗众取宠,不是一本万利。”

被誉为“中西合璧真君子”的梅贻琦(1889—1962),是清华校史上颇有影响的校长。在就任校长的典礼上,他留下了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的著名论断。梅贻琦不是“大师”,但在他任内,清华大学“大师”辈出。他嗜酒,但在饮酒上颇具君子风度,考古学家李济曾回忆“我见他喝醉过,但我没见他闹过酒,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,只有梅月涵(贻琦)先生与蔡子民(元培)先生有这种‘不及乱’的记录”。

还有“世上已无真狂徒”的刘文典,“铁肩辣手”邵飘萍,“民国第一外交官”顾维钧,“刚正不阿真书生”傅斯年等等。不尽长江滚滚来,一书尽读而万象皆知。《民国那些人》虽称不上经典,但其所载人事多是至真至善至纯,它使我们知道“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,曾经有那么一批人物,他们那样地想着,那样地活着”。诚如书中序言所写:作者徐百柯“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,唤醒了正在消逝的历史”。

## 给生命一个期望

◎赵自力(湖北黄冈)

身边有许多不起眼的人,他们默默地活着,活在卑微而热切的期望里。

老家有一位老奶奶,已经八十岁高龄,寡居多年。她每天除了给自己做饭,还种点菜,房前屋后全是蔬菜,墙上屋上不时挂着丝瓜苦瓜的藤蔓,一到深秋,一墙的蛾眉豆探头探脑格外喜人。老奶奶喜欢花,各种时令的花都种点,白色的栀子花、深红的鸡冠花、紫色的太阳花,你方唱罢我登场,把农家小院点缀得五彩缤纷。老奶奶

养了一群鸡,还有一只老花猫,一年四季,她家的小院倒也生机勃勃。她见人就笑呵呵的,仿佛日子越过越甜蜜。很多邻居都知道老奶奶乐呵的原因,因为老奶奶掰着指头算过,再过一年,也就是明年秋天,她的儿子就刑满释放了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,成天坐在轮椅上打发时光。走出心理黑暗期后,他经常出去逛逛,还带着他的女儿。他帮女儿挑选玩具和学习用品,带孩子吃烧烤,遇到坡坎坎他总是坚持自己上去,以此告诉女儿积极乐观地面对任何挫折。最动人的一幕是,他常常带着孩子打篮球,他的轮椅在运动场上晃

动,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,那是生命绽放的美丽。一个心底充满阳光的人,到哪儿都是灿烂的。他用全部时间去陪孩子,他说:“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消沉,我要和女儿一同成长,期待她长大的那一天,长成幸福的模样。”他说得对,对于孩子,陪伴才是最好的爱,孩子的未来就是他全部的期待。

有时,生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,幸福的糖果往往被裹上苦涩的外衣。然而,一个心中有爱的人,不惧生命中的苦涩,他们用爱去融化苦,一点一点期待生命的幸福和美好。

给生命一个期待,就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## 无价之宝

◎韩业志(河南平顶山)

父爱如山,深沉严格;母爱如水,细腻温柔。我已年近古稀,儿孙满堂,还是常常梦到故去的父母。他们没留下什么物质财富,却传承了良好家风,这是我家的无价之宝。

父亲出生于1918年,有兄妹二人。据他回忆,大概五岁时,河南发生了旱、涝、蝗三大灾害,爷爷奶奶用一根扁担挑起姑姑和仅有的家当,一家逃荒到信阳县。其间,为了让姑姑讨个活命,用两斗高粱把姑姑卖掉了,三口人就靠两斗高粱和乞讨为生。爷爷三十六岁那年,过年逢大雪,活活饿死在破庙里。父亲和奶奶到村里讨来破席子,把爷爷埋葬,继续乞讨。不久奶奶也病死他乡,幼小的父亲给地主放牛,用三年长工为奶奶换了口薄皮棺材。

父亲的童年是在生命线上挣扎的童年。长工期满,父亲按照奶奶给的地址,一路乞讨三个月,才找到舞阳县他舅舅家。在舅舅家长到十六岁,父亲回了自己的老家襄城县,几年努力打拼,终于买下两间草房。

父母成家后,生活仍不富裕,靠着两人的实干加汗水,支撑起全家的一日三餐,供应着四个孩子上学读书。在父母看来,只有读书,才能过上幸福日子。孩子们都睡了,夜半三更还能听到母亲的纺棉声。而父亲靠一根扁担担起百余斤货物,风里来雨里去,跑遍了襄城县、叶县、舞阳县、郟县、临颍县等地。最让我难忘的是,有次父亲去临颍渡街进货,回程鹅毛大雪把道路掩埋,父亲掉到一口枯井里,是那根扁担棚到井口救了父亲的命。父亲利用扁担挣扎近两小时,才从枯井里爬了上来,奔波一夜,天快亮才回到家,饥饿劳累之下病倒了。

随着孩子们长大,两间草房不够住了。我和父亲拉土把一个大坑垫平,盖起了瓦房。草房安了石磨,乡邻们磨面,留下麸皮,母亲再用麸皮养猪,日子才慢慢好起来。父母勤俭持家,用汗水浇灌后代成长。他们从一穷二白,到培养出两个高级教师,一个高级医师和一名营职干部,幸福家庭受到众人称赞。

父母晚年依然勤俭。母亲70多岁还在地里捡麦穗,父亲的衣服穿了好几年也不让换,总说干净就行。母亲84岁不幸遭遇车祸病故后,父亲就在我们兄妹四家轮流住。到了我家,父亲不想影响孩子们学习,而且上下楼也不方便,他就提出单独居住。我陪父亲住在儿子婚房的车库里,他倒也满足,天天和小区老人们聊天。有一天我下班回家,看到父亲把鞋整齐地放在身边呼呼大睡,我喊了几声没回应。等做好饭去叫他,却怎么也叫不醒。赶快把父亲送到医院,做了CT,医生告诉我们是脑干堵塞。经过两天抢救,回天乏术。看到病危通知书,我们兄妹几人泪流满面,抱住九十岁的父亲久久不放。父亲想说什么,但未能说出口,就和我们永别了。

父母离开好多年了,他们虽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,也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物品,但却传承了良好家风,留下了诚实做人的原则和勤俭持家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让我们懂得了人生道路没有捷径。秉承父母教诲,我们兄妹四人培养出了教授、研究生等优秀后代。现在我养孙之余仍不忘给自己充电,看看书,写写文章,练练书画,让晚年更加幸福,也努力给儿孙留点精神食粮。